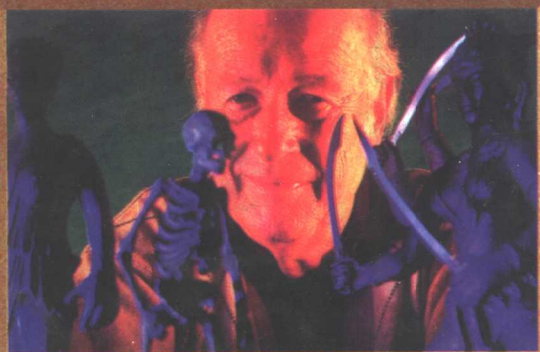




世界 侦探推理 小说经典 上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世界 侦探推理 小说经典

上



世界侦探推理小说经典

世界侦探推理小说经典

王逢振 倪培耕 主编

(上)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前 言

十九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广大民众的文化需要日益增长,商业企业发现开拓文化市场有利可图,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廉价印刷发行大量书刊成为可能——所有这些都为侦探小说的产生和流行提供了物质前提。

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使教会和政府、宗教和法律分离开来,于是人们对宗教道德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待犯罪问题,人们开始从心理、科学、甚至艺术上进行探讨。随着这种态度的变化,文学上出现了两种表现犯罪问题的倾向:一种把犯罪浪漫化,另一种对犯罪作科学的探索。前一种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情节小说,罪犯常常是腐朽统治的受害者,被迫流落绿林,劫富济贫,杀害具有合法地位的坏人。这类小说对后来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产生了一定影响。后一种所谓的“科学”探讨,以社会背景和心理分析为条件,为侦探小说中的推理破案提供了先例。这一时期的犯罪问题小说初步具备了侦探小说的构成因素,其中有谋杀,有侦查,有推理,有追捕,可以说是侦探小说的雏型。

但西方人一般认为,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是侦探小说的鼻祖。1841年,爱伦·坡发表了短篇小说《莫格街谋杀案》,此后他又写了《玛丽·罗瑞神秘案》、《失窃的信》、《你就是凶手》和《金甲虫》等五篇侦探小说。这些作品对后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以业余侦探为主人公、以侦探的活动为主线、以能力较低的朋友为陪衬的这种格局,形成了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被后来的侦探小说家广泛模仿。

爱伦·坡之后,最有影响的侦探小说家当属威尔基·柯林斯,他写的侦破宝石盗窃案的《月亮宝石》至今还广为流传。1887年,柯

南道尔的《血字的研究》问世。在这篇作品里，他成功地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个聪颖无比的业余侦探形象。此后，他在《四签名》、《回忆录》、《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和其他许多短篇小说里，全都以福尔摩斯为主角，以华生为陪衬，解破了各种疑难的罪案。福尔摩斯也因此成了一个比作者更著名的世界性的文学人物。在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里，侦探小说发展到成熟定型的阶段；其中的人物刻画、情节布局、场景描写、气氛渲染等，都在爱伦·坡和柯林斯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发展，是传统侦探小说的楷模。

从福尔摩斯诞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称为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侦探小说销路广，读者多，作家辈出。在这个时期的作品里，早斯的浪漫主义气息逐渐消失，谋杀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但被谋杀者大部分只是一个符号，人们关心的不再是善恶是非的斗争，而是怎样把疑案侦破。莫里斯·勒布朗的《亚森·罗平智斗福尔摩斯》就是“黄金时代”早期的典型作品；它不仅提供了一个迷宫游戏式的故事，而且还开创了侦探小说的又一种模式——罪犯成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比格斯的《掌管钥匙的人》也属于“黄金时代”的作品，但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并具有“硬汉派”侦探小说的某些特点，如节奏较快，文字讲究等。

长期以来，侦探小说一直是广受欢迎的通俗文学品种。但优秀的侦探小说决不仅仅只提供消遣娱乐的价值，它的想象性和创造性同样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关键是不能用所谓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侦探小说。

编选作品涉及到交流理论，受到各种制约和限制。本书也概没能外。倘若本书能为读者带来一些阅读乐趣，余愿足矣。

王逢振

1997年初春

目 录

前言	王逢振(1)
莫格街谋杀案	爱伦·坡(1)
玛丽·罗瑞神秘案	爱伦·坡(37)
月亮宝石	威尔基·柯林斯(85)
海军协定	阿·柯南道尔(313)
亚森·罗平智斗福尔摩斯	莫里斯·勒勃朗(351)
掌管钥匙的人	厄尔·德·比格斯(417)

莫格街谋杀案

[美] 爱伦·坡

王逢振 译

内容提要

在莫格街过着隐居生活的母女二人,突然被血腥地残害于自己的家中,而杀人者却神秘地消失于无形,不留任何痕迹。如何找到凶手?业余侦探杜宾独辟蹊径,作出了大胆的推测,结局简直令人目瞪口呆,难以想象!

塞王唱什么歌，阿基里斯藏在女人中间
时用什么名字，虽然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却
并非完全不可推断。

——托马斯·布朗爵士，《瓮葬》

人们所说的分析性的精神特征，其本身很少能进行分析。我们只能根据它们的结果进行鉴别。我们了解到，同其他事物一样，精神特征对其拥有者而言，一旦非常富有，总是最愉快享受的一种源泉。正如强壮的人为他的体能而自豪，喜欢锻炼、运动他的肌肉，同样分析者也以进行解析的精神活动为荣。甚至从最琐碎的工作中，只要能施展他的才能，分析者也会获得乐趣。他酷爱难解之谜、难解之题、难解之符号；他对每个问题的解决，无一不展现出某种程度的智慧，对常人理解来说，这智慧似有超自然的神奇。他的结论，由于通过其方法本身的精神实质而产生，事实上完全带有一种直觉的色彩。他反复解析的才能，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数学的研究，尤其是高等数学的研究。这种数学因其只以逆推的方式运算，仿佛与众不同，被不恰当地称作分析数学。然而，运算本身并不是分析。例如一个下棋的人，他下这盘棋并不费心去考虑另外的棋局。因此下棋比赛，就其对人的精神特征的影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便会被人误解。我现在不是写一篇论文，而是根据极其随意的一些观察，为一种有些奇特的叙述作序。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宣称，反映性才智的更高能力，通过朴实的盘棋游戏而不是象棋中精心无聊的一招一式，能够获得更确定更有用的训练。在象棋当中，棋子有不同而奇特的运动方式，具有不同而可以变化的价值，唯一复杂的地方便被错以为是深刻的地方（一种常见的错误）。下象棋时，注意力必须充分集中。如果注意力稍有放松，就

会漏掉一着,造成失利或失败。棋子各种可能的移动不仅有多种功能,而且互相牵制,因此这种疏忽的可能也成倍地增加;十次中有九次,获胜者是精神更集中的一方,而不是更敏锐的一方。相反,在盘棋中,棋子的运动独特而很少变化,疏漏的可能减少,纯粹的注意力也就相对搁置不用,双方的优势都要靠更高的敏锐而获取。说得具体一些——让我们假定一局盘棋,其中棋子只剩下四个王,当然也不指望有什么疏忽。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势均力敌,显然胜利只能靠精巧敏锐的运子决定,靠强烈运用才智的结果决定。一个分析家如果失去了普通的机智,他就会随着对方的精神活动,使自己认同于对方,因此一瞥之下常常看到些单一的方法(有时确实是简单得荒唐可笑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他就可能陷入错误,或匆匆作出错误的估计。

长期以来,惠斯特牌(类似桥牌的一种游戏——译注)以其对所谓运算能力的影响而著称;据说智力最高的人都对这种牌戏表现出无限的兴趣,但绝不玩象棋,认为象棋没有意思。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类似性质的东西,能对分析的才智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在基督教国度里,最佳的象棋弈手可能比一般的象棋好手高不了多少;但精通惠斯特牌却意味着在一切重要的心智斗争的事业方面具有获取成功的才能。我说精通,意思是说对这种游戏绝顶熟练,包括对赢得合法优势的一切原因的理解。这些原因不仅是多重性的,而且多种多样,常常潜存于普通理解极难达到的思想深处。集中精力观察就是要清楚地记住;就此而言,专心致志下棋的弈手也会把惠斯特牌打得很好;只要对霍伊尔的规则^①(这些规则本身根据游戏的纯机械方法而定)有充分全面的理解。因此人

① 霍伊尔——指一本关于牌戏和其他室内游戏规则的书,依爱德蒙·霍伊尔(1672—1769)而定名。

们普遍认为，拥有强的记忆力并依照“那本书”的规则进行，便是玩好牌的全部要点。然而，分析家的技巧恰恰是在纯规则范围之外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他默默地进行一系列的观察和推断。或许他的同伴也同样如此；但在获得信息程度上的差别，主要不在于推断的正确性，而在于观察的质量。必需的知识是要观察什么。我们的牌手绝不会作茧自缚；也不会因为游戏就是目的，他便放弃从外部事物到牌局的推断。他会审视他牌友的面部表情，将它与每个对手的面部表情仔细比较。他考虑每个人手里分牌的方式；通过持牌者对每张牌的眼色，对一张张王牌和王牌的点子进行算计。在打牌过程中，他注意每个人脸上的变化，从自信、惊讶、胜利或懊丧等表情的差异中，收集思考的材料。从合成一叠牌的方式中，他判断吃了这墩牌的人是否会照样再吃。根据牌摔到桌子上的神态，他辨认出什么牌是作假佯攻。随便或漫不在意地说一句话；偶尔掉下或翻转一张牌，对它的掩饰是焦虑不安还是毫不介意；对墩牌的计算以及排列它们的顺序；窘迫、犹豫、急切或慌张——所有这一切，都对他明显的直觉认识显示出牌局的真情。头两三圈牌出过之后，他就知道每人手上有什么牌了，此后他胸有成竹地将牌放下，仿佛其他人都已将自己的牌面向他摊开。

分析的能力不应与单纯的机灵混淆；虽然分析家必须机灵，但机灵的人常常出人意料地不能分析。机灵通常以建构或结合的能力表现出来，颇相学家认为这种能力产生于一个独立的器官（我相信这是错误的），说它是一种原始的能力；这种能力常见于那些智力几乎接近白痴的人，因此在心理著述家中间已经引起普遍的注意。确实，机灵和分析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远比幻想和想象间的差别更大，但它们所属的性质严格说却非常相似。事实上，人们会发现，机灵常常是幻想性的，而真正的想象绝不会与分析背逆。

下面的叙述,读者会觉得是对前面所提见解的一种译注。

18××年春天和夏天一段时间住在巴黎时,我在那里结识了C·奥古斯特·杜宾先生。这位年轻的绅士出身于名门——实际上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但因种种不幸的事件,沦落到非常贫困的地步。贫困的重压使他失去了天性的活力,不再在世界上发奋自励,也不想重整家业。承蒙债权人的好意,他还拥有一点点残存的祖传遗产。靠着这点遗产的收入,他尽量节俭,维持最低的生活,无需操心生活的奢侈。实际上,书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在巴黎,书是很容易得到的。

我们第一次邂逅是在蒙玛特尔街一座昏暗的图书馆里,我们都在那里找同一本珍贵的名著,这使我们开始了密切的交往。我们不断见面。法国人只以自己为话题时总是非常坦诚,他也如此,坦诚地向我讲述了他的家庭小史。我对他的家庭史深感兴趣。而且,我对他读书的渊博也感到惊讶。他的狂热以及他想象力的生动活泼,使我觉得自己的内心也焕发出激情。想想我当时在巴黎追求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与这样一个人交往对我是无价之宝。于是我向他坦率地吐露了这种感想。最后我们商定,我在巴黎期间我们俩住在一起。由于我的物质条件不像他那样拮据,他答应由我付房租,由我买些家具,将住处布置成适合我们共同气质的幻想阴郁的风格。我们租的房子位于圣·日尔曼旧郊区的一个荒僻之处,那是一座经过风雨剥蚀的风格奇特的旧宅,破落得像要倒了似的,由于迷信长期无人居住,我们也没有打听迷信什么。

倘若外界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日常生活,一定会把我们当成疯子——虽然也许是无伤害性的疯子。我们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不接待任何人访问。事实上,我们隐居的地点完全保密,连从前的熟人也不告诉;有好多,杜宾停止了与巴黎的任何人交往。只有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我的朋友有一种怪诞的爱好(我还能叫它什么呢?),他迷恋黑夜,而且为了黑夜而迷恋黑夜。我不知不觉地染上了这种怪癖,其实我也不自觉地染上了他的其他怪癖。我追随他的狂想,完全放弃了自己。夜神不会总是与我们同住,但我们可以假造她的存在。天刚要发亮,我们就把这座古宅的大百叶窗关上,点上一对香味浓烈的细长蜡烛,只让它们发射出苍白微弱的烛光。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便让自己的灵魂在梦境中奔忙——读书,写作,谈话,直到时钟警告我们,真正的黑夜已经来临。这时我们便跑到街上,互相挽着胳膊,继续谈论白天的话题,或者四处漫游直到深夜,在人口密集的市区,从杂乱的灯光和阴影中,寻求静默观察所提供的无限的精神刺激。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忍不住要观察并赞扬杜宾的奇特分析能力(虽然从他丰富的想象中我早已预感到他这种能力)。他似乎也极愿意运用这种能力——即使不完全要显示出来——他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样做对他产生的乐趣。他咯咯地低声笑着对我夸口说,在他看来,大部分人的内心都对他敞着一扇窗口。我也倾向于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对我自己内心的深切了解便是直接而颇为惊人的证据。每当他进行分析时,他的态度便显得冷淡而费解,眼神发呆,平时洪亮的男高音变得尖锐刺耳,听起来像在发怒,但说话却镇静而非常清晰。看到他这种心态时,我常常在沉思中想到古代关于灵魂由两部分构成的哲学,也常常自我取乐地幻想一个双重性的杜宾——既有创造性又有分散性。

千万不要根据我上面说的话认为我在讲什么神秘故事,或者写什么传奇小说。我在这个法国人身上所作的描写,只不过表现了一种兴奋的或者病态的智力的结果。但对在此期间他的议论的特点,最好还是用实例来说明。

一天夜里,我们在皇宫附近一条肮脏的长街上闲逛。我们两

个人都明显地陷入沉思，至少有 15 分钟谁都没说一句话。突然，杜宾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是个矮小的家伙，真的，要是让他去万象剧院演通俗戏一定更好。”

“那当然。”我随声附和。由于我过多地陷入沉思，起初并没有注意说话者已经介入我的沉思的神态。过了一会儿，我回过味儿来，感到非常惊讶。

“杜宾，”我严肃地说，“我真无法理解。坦诚地说，我感到惊奇，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感觉。怎么可能你竟知道我心里想的是——”说到这里我把话打住，想确实弄清他是否真正知道我刚才想的是谁。

“——你在想商蒂利，”他说，“你为什么不说了？你刚才心里在说他的个子不适合演悲剧。”

这确实是我刚才心里考虑的问题。商蒂利曾是圣·丹尼斯街上的一个修鞋匠，由于酷爱演戏，便企图在克莱比雍的所谓悲剧中扮演克尔科斯的角色，尽管他费尽心机，结果却倍受讥讽，弄得声名狼藉。

“看在上天的份上，告诉我，”我惊叫道，“你用什么方法——如果有什么方法——使你能了解我心里想的东西。”实际上，我当时心里的惊讶，比我想显露出来的更甚。

“真正使你觉得这个修鞋底的人太矮，不适合演克尔科斯之类角色的，完全是那个卖水果的人。”他回答说。

“卖水果的人！——你真让我吃惊——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人。”

“就是我们进这条街时撞着你的那个人——大约 15 分钟以前。”

现在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卖水果的，头上顶着一大篮子苹

果，在我们从C街走进现在站着的大道上遇着他时，一不小心差点把我撞倒。可是这事与商蒂利有什么关系，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

杜宾没有一点骗我的意思。“我来给你解释，”他说，“然后你就会明白所有的一切。我们先回忆一下你的思路，从我对你说话的那一刻回忆到我们碰上水果商。回忆中关键的顺序是这样的：商蒂利、猎户星座、尼古拉博士、伊壁鸠鲁、切割术、街上的石头、水果商。”

在一生的某个时期，很多人都喜欢回忆自己思想达成某些特殊结论的过程。这种事充满了意趣；第一次试着这样做的人，会对始点和终点之间明显存在的巨大差距和不连贯性感到惊奇。那么，我听到这个法国人说出他刚才说过的话之后，我会是多么惊奇呢？我当时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是事实。他接着说：

“如果我记得不错，就在我们离开C街之前，我们一直在谈马。这是我们谈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转到这条街上时，一个卖水果的人，头上顶着一大篮子苹果，匆匆从我们身边擦过，把你撞到一堆铺路用的石头上——那堆石头堆集在正在修补的人行道上。你一脚踩在不稳的石头上，滑了下来，有点儿扭伤了踝骨。你显出恼怒或生气的样子，嘟囔了几句，回头看了看那堆石头，然后又默默地往前走了。我不太注意你做些什么；但观察最近已变成我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

“你的眼睛盯着地上——带着有些生气的表情，扫视地面上的洞穴和凹沟——这使我看出你仍在想那些石头。一直到我们走到那个名叫拉马丁的小巷，那里的路已经铺好，采用实验的方法，使石块交叉咬合在一起。到了那里你的表情露出了喜色。看见你的嘴唇微动，我毫不怀疑你在嘟囔‘切割术’一词，这个术语用于这种铺路法极具感情的色彩。我知道，你对自己说‘切割术’时，必然想

到了原子,因此也必然想到了伊壁鸠鲁的理论。而且,由于不久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向你提过那个高贵的希腊人,说到他那些模糊的猜想多么独特而又多么不被注意地在最近的星云宇宙论中得到了确认,所以我觉得你不可避免地会抬眼仰望猎户星座上的巨大星云,当然我也期望你会这样做。你确实向天上看了。于是我断定我正确地抓住了你的思路。不过,在昨天《缪斯神庙》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商蒂利的尖刻文章里,讽刺作者以羞辱的笔调挖苦这个修鞋匠,含沙射影地说他穿上悲剧演员的厚底靴就改变了名称,还在文章里引用了一行我们经常谈到的拉丁诗。我说的这行诗是:

“毁灭旧的才有新生。”

我告诉你这行诗是指猎户星座的,还告诉你从前‘Orion’(猎户星座)被写作‘Urion’。根据你对这种解释的尖刻反应,我知道你不会忘掉的。因此非常清楚,你不会不把对猎户星座和商蒂利的两种想法联系起来。根据你唇边掠过的微笑,我看出你确实把两种想法联系了起来。你想到那个修鞋匠被当成了祭品。到此为止,你一直弯着腰行走。可是现在我见你完全站直了身子,于是我断定你在想商蒂利的矮小身材。这时我打断你的思考说,事实上,由于他是个矮小的家伙——那个商蒂利——要是让他去万象剧院演通俗戏一定更好。”

谈过这事后不久,我们翻看一份晚上出版的《法制报》,下面一段报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离奇的谋杀。——今天凌晨,大约三点钟,圣·洛什区的居民被一连串可怕的尖叫声惊醒。声音显然是从莫格街一座

房子的四楼上传出来的，据说那座房子只住着一家人，莱斯巴尼太太和她的女儿嘉弥儿·莱斯巴尼小姐。由于想以通常的方法进去的努力毫无结果，拖延了一会儿之后，便用撬棍把门打开，八个或十个邻居由两个警察陪着进了房子。这时呼喊声已经停止。但是，这伙人刚冲上第一段楼梯时，清楚地听到两个或几个人粗声粗气地愤怒争吵，声音好像是从房子的上部传下来的。他们跑上第二个楼梯平台时，争吵声已经停止，整个房子一片静寂。这伙人散开，急忙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索。等到搜到四楼后面的一个大卧室时（由于门从里面反锁上了，不得不砸开），那里的景象不仅使在场的每个人感到惊奇，更使每个人感到恐怖。

“房间里乱到了极点——家具打碎了，乱抛在地上。只有一张床架子，床垫子已被移开，扔到地板中央。一把椅子上放着把剃刀，刀上沾着血。壁炉边有粗粗的长长的两三绺灰色的人发，上面也带着血，好像是连根拔下来的。地板上发现有四枚古代的法国金币，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大的银汤匙，三把阿尔及尔产的中型金属匙，还有两个袋子，里面装着大约四千个金法郎。有个墙角放着一张书桌，抽屉已被打开，虽然里面仍有许多东西，但显然遭过搜劫。在床垫子下面（不是在床架子下面）还发现一个铁的小保险箱。保险箱开着，钥匙仍插在箱门上。箱子里除了几封旧信和其他一些不重要的文件，什么都没有。

“这里看不到任何莱斯巴尼太太的痕迹。但发现壁炉里有过多的烟灰，于是便搜索烟囱，（说起来可怕！）莱斯巴尼小姐的尸体，头朝下，从烟囱里被拽了出来；尸体硬是从狭窄的烟囱洞道里往上塞了好远。尸体还很热，仔细察看，发现许多地方皮肤擦伤，无疑是往上塞时的暴力造成的。尸体的脸上